

亲情如山,67岁兄长的爱与坚守

本报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吴莉莉 胡亚云/文 本报记者 吴厚非 通讯员 胡庆灵/图

叶常库是庆元县荷地镇黄洋村松坑自然村村民,今年67岁。他数十年如一日照顾智力残疾的弟弟,不管生活多艰难,都没有放弃过。从青春岁月到年近古稀,他没有一句怨言。他是弟弟最好的玩伴,是弟弟最贴心的大哥,更是弟弟最坚实的依靠。

读懂弟弟的每个小动作

松坑村海拔1050米,距荷地镇政府所在地15公里,是镇上最偏远的小山村。崎岖蜿蜒的山路在这里终结,仿佛为这片土地设定了界限。

2014年,随着村民们陆续搬迁出去,叶常库家成了唯一一户在村生活的农户——他要留守在村里,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和患有智力障碍的弟弟。

叶常库是家中老大,和四弟叶常木相差整整15岁。因为小时候小儿麻痹症救治不及时,叶常木的智力发育受到了影响。作为家中长子,叶常库很早就帮着父母一起照顾弟弟。然而,1994年,一场意外让叶常库的母亲瘫痪在床,加上父亲体弱,照顾弟弟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他的身上。

为了照顾弟弟,叶常库不再外出打工,而是在村里种地维持生计。每天,他早早起床,煮好饭菜,收拾好屋子,安顿好母亲和弟弟后,才开始一天的劳作。

弟弟每天跟在叶常库身边,兄弟俩一起给母亲喂饭,擦身,端屎端尿。时间一长,叶常库能读懂弟弟的每个小动作:“他抖一抖双腿,是要上厕所了;在灶台边转圈,就是饿了。”当叶常库有事需要出门时,都会再三嘱咐弟弟守在母亲身边。“他很乖,我的话他都能听进去。”

生活的压力让叶常库的腰背日渐弯曲,他用自己瘦小的身躯,坚定地支撑起这个家。

他想照顾弟弟一辈子

“母亲临终前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四弟叶常木。”叶常库说,“她把弟弟托付给我,我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好他。”2022年,母亲离世,“父亲一直跟随二弟生活”,叶常库也至今未成家。

为了让弟弟有事可干,叶常库会带着他下地干活,手把手教。“我今年67岁了,身体不再像之前那样硬朗,哪天我不在了,弟弟还可以靠种地养活自己。”

房前屋后的田地里,时常可以看到兄弟俩劳作的身影。从应季瓜果蔬菜到玉米稻谷,除了需要购买的油盐酱醋等必需品,平时生活所需的大部分物资,都来自地里。

在叶常库说话的时候,叶常木就在一旁安静地坐着,时不时抬头看看哥哥。“你好。”我们尝试着和他打招呼,他

并未回应,只是腼腆地笑笑。“他不太爱说话,但很‘黏’哥哥。”旁边的村民叶兆群向记者介绍,“他们哥俩的感情一直很好。叶常木三四岁的时候就喜欢跟在哥哥后头,等到再长大一些,他独自跑出门走丢了,也是叶常库打着手电摸黑把他寻回来。”

晚饭后,叶常库通常都会在家门口的木凳上坐一坐,望一望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,听一听稻田里传来的蛙鸣声,再喝一口茶,这是他一天当中最为惬意的时刻。

吃完饭后叶常木会主动帮叶常库刷洗碗筷,这是叶常库刻意在锻炼弟弟的自理和自立能力,“虽然活干得慢,但他刷得很干净,现在也可以自己洗衣服了。”叶常库的语气充满欣慰,“如果可以,我想照顾他一辈子。”

兄弟深情感动乡邻

寒来暑往,春去秋来,四十多年来,叶常库对弟弟不离不弃,带在身边照顾到现在,在当地赢得了好口碑。

“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”时常有人这么问叶常库。每次,叶常库的回答都是同一句话:“我是母亲的儿子,也是弟弟的大哥,照顾他,应该的。”

曾经有人“劝”叶常库:“弟弟低保也办下来了,把他送到敬老院得了。毕竟你照顾他这么多年了,何必把自己累成这样?”面对这样的劝说,叶常库总说:“这么多年了,他不在身边我不放心。”

每年7月底8月初,不少庆元人会前往深山采摘黄殿菇,对松坑这个小山村来说,这是一年之中难得“热闹”的时候。隔壁大岩村村民吴庆宝,每次到松坑采菇,都会给叶常库带些农特产品,有时候是一条鱼,有时候是一罐自制的土蜂蜜……“坚持照顾母亲和弟弟这么多年,他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。”吴庆宝说。

“党和政府的政策好,弟弟每年都有政府补助金,镇里和村里的干部还经常来看望我们。”十多年来,村里的驻村联络干部换了一个又一个,但对叶常库兄弟的牵挂和照顾从未变过。

“交接工作的时候,上一任驻村干部就告诉我,松坑这边有这么一户特殊的农户。”胡庆灵是一位“95后”,2022年成为黄洋村驻村干部,“不论是雨雪冰冻等极端恶劣天气,还是平时,基本上每周我们都会跑一趟,看看他有什么需要。”

叶常库的人生很平凡,几十年的时光中鲜有波澜,但他的故事却不寻常,漫长的岁月里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他始终对弟弟不离不弃。他以最朴实的方式,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——那便是无论何时何地,都坚守着爱与责任的信念。



叶常库(左)和弟弟



牵着弟弟下山



晾晒玉米



教弟弟种庄稼



简朴的厨房



兄弟俩的家